■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 ■新闻热线:8797000 ■编辑:马朝霞 | 校对:胡玉成 张 苗 | 组版:张 震

梦萦绞胎

□李志强

我原本并不在意瓷器的。

瓷器在民间,没有多少人在意它。小时候吃饭,用的就是瓷碗。尽管粗糙,但是看一看民间何时真正脱离了温饱,便能够知道个中的缘由。

然而,瓷器在中上层,尤其是达官贵人,尤其是曾经在圆明园中或圆明园外见识过中国好瓷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他们看来,瓷器就是中国,中国就是瓷器!

然而,瓷与陶,这些似乎与人类文明发展既近又远的东西,无论如何是我们绕不过的历史。

我喜欢参观博物馆。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博物馆,我都要想方设法去看一看。然而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仿佛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前三分之一展出的东西,多数就是陶或者瓷。

慢慢的,我理解了——其实人类的文明,首要的就是吃。吃不好就活不下来,要想吃好就不能一直茹毛饮血,于是就得想办法把东西做熟,于是就得有把东西做熟的家伙,于是便有了陶瓷。

陶瓷早于钟鼎,当然也贱于钟鼎,很容易普及。然而陶瓷一旦普及开来,便有了需要分出层次的必要。百姓使唤的东西,达官贵人也使唤,便没有了达官贵人的尊严,当然需要分出层次。要分层次就要讲究,一旦讲究起来,那道道儿可就多啦!

我开始看到"绞胎瓷"三个字,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那时候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场有关广交会的报道,会上展出一种瓷器,引起了国内外业界的关注。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当下对汝官哥钧定的感知,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瓷器大国。一种瓷器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共同关注,一定有它的理由。而且,被关注的瓷器名叫"绞胎瓷",绞胎瓷的生产厂家就在我所居住的那座山城的城郊——修武县陶瓷厂。

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而自己又一无所知,实在令人汗颜。于是我就利用一个礼拜天,专程到地处近郊冯营矿附近的修武县陶瓷厂,希望能够窥视一下能够惊动天下的绞胎瓷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绞胎瓷器没有看到,原因是能够复原宋代工艺的师傅已经跳槽改嫁;在陶瓷厂外的废料堆中也没有能够找到一片绞胎瓷片,原因却不得而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为复原宋人的绞胎瓷工艺,修武县陶瓷厂几经琢磨反复锤炼,终于找到了失传千年的绞胎瓷制作门径。然而,随着工匠的离去,一切又都陷于无边的混沌之中。悻悻而返,让我很是不能甘心!

之后不久,我在焦作市新建设的贸易大厦里,看到了一种绞胎瓷碟子——蓝白相间的花纹,孔雀开屏的图案,不到三寸的内径,十分不显眼。然而,再看一看价位,着实令人咂舌——竟在100~200元人民币之间——这在当时,是我们四五个月的工资总额!

再后来,我在焦作市书法家协会老主席蔺垂广先生家里看到过出土的绞胎瓷残片,也在其他的展馆中看到过绞胎瓷的陈列,多是赭白相间的色调,横竖交叉的花纹。我虽一直纳闷于这种工艺何以能做到这种状态,不解于绞来绞去的这些瓷泥最后何以能够合形成器,但情随事迁,渐渐地便把这些给放下了。

直到有一天,有朋友来访,并给带来了一件工艺礼品。启匣相视,竟是一个绞胎瓷瓶。不过,这个绞胎瓷瓶与以往见过的绞胎瓷器大不一样,虽然色泥与白泥之间色泽的对比明显减弱,但色纹的排列已经进入从心所欲的无我之境,随意挥洒,流水行云,轻重疾徐,浑然开成。朋友告诉我,这是最近开发出来的绞胎瓷新品,脱古出新,独树一帜,继往开来,自成格调!

尽管朋友这样说,我也很喜欢这件东西,但是总感觉不是以前见过的绞胎,脱古出新当然要得,但"脱"而至于"离",多多少少让我感受到根脉的传承无续。所以每当看到蓝白相间或者赭白相间的简朴无华的绞胎瓷器,我还是顽固判定,那才是真正的正途。

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当我离开山城焦作之后,有一次回到山阳,应邀到宋宝瑭先生的茶社闲坐,宝瑭还约请山阳名家郭清晨先生一起品茗,茶博士燕子小姐手执的便是一把绞胎茶壶——大小适握,玲珑精巧,瓷泥正是赭白相间的传统色彩,且纹理细致均匀,壶底与壶盖各6个涡旋,壶腰与腰底两层分别有14与12个涡旋,每个涡旋都清新爽朗,动感迷人。我当即十分没出息地流露出喜爱之状,当时宝瑭也慷慨相赠,于是我如获至宝一般裹挟而归,于是,我的案头便有了这个相视如旧的绞胎壶。

我于瓷器本不在意,但有了这个绞胎壶,也就平添了许多的兴趣。渐渐地知道了绞胎瓷在宋窑中的地位,知道了汝官哥钧定的大致特征,知道了当阳峪在焦作市的具体方位,知道了瓷器在中国文人心目中较之于茶更为深厚的情感渊源,也知道了许多较之于瓷、于茶更为玄妙的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这个,起于壶乎?起于瓷乎?绞于世乎?绞于胎乎?

由此,我渐渐悟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和中国文化人心理的精微。感于时事,发于细物,通于天地,寄于己心。心之官则思,思可以接千载,可以通无穷,可以连宇宙,可以通灵犀。当然,也可以无终无始,无滞无穷,唯其如此,方可以成器乎?

然而,孔子说,君子不器!

梦在前方

□查仕成

没有诱惑能使我迷失方向
没有困难能使我俯首退让
没有雨雪能浇灭心中的火焰
没有沟壑能把前进的步伐阻挡
因为梦在前方
我不会在花前月下沉迷彷徨
我不会为离愁别绪黯然神伤
我不会让蝇营狗苟耗费生命
我不会在灯红酒绿里虚度春光
因为梦在前方
我要面朝旭日纵情歌唱
我要在书山学海自由徜徉
我要在耕耘的季节挥洒汗水
我要插上时代的翅膀
飞向梦想的天堂

因为梦想

因为梦想
我不怕形单影只长夜漫漫
甘愿忍受寂寞孤单
因为梦想
我不怕风沙阻隔激流险滩
成功的道路哪会平坦
因为梦想
我不怕布衣粗食清贫相伴
富有的人生怎能精神贫贱
因为梦想
我不怕岁月如河似水流年
生命的价值本该在追求中实现

马老帅

□东 篱

马老帅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我后来的同事,我俩同村。

马老帅真名马老途,取老马识途之意。他的这个绰号,缘于我的一篇作文《我的老师》,当时那篇作文通篇把"师"字写成了"帅"字,马老师在批改作文时,写了四句打油诗:老师变老帅,这事真奇怪;师字被砍头,为啥把我害?从此,"马老帅"取代了"马老师",大盛其行。

马老帅身高不过1.65米,体重最多也就百十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如果在他瘦削的脸庞上再架上那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就更给人一种病恹恹的感觉。

比马老帅的形象和身体更不好的,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在陪他走过了10年的婚姻之路后,突然得病离开了人间。刚安葬了妻子,他的儿子又患上了罕见的肌肉萎缩症,一个原本活蹦乱跳的花季少年,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那时,我们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马老帅背着儿子匆匆行走的身影。

厄运似乎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了马老帅。就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突然听说,他的儿子被村上一个暴发户的大货车撞死了。村干部出面协调了,公安局也来了人,最后,对方愿意拿10万块钱了事。不到两天时间,草草办完了孩子的后事,星期一一大早,他就走进了熟悉的校园。校长见他神情恍惚、疲惫不堪的样子,劝他休息几天再来,他只说了句"功课耽误不得",就挟着教案又踏上了讲坛。那一天,我们特别注意到,一节课中,他几次坐到了往常很少坐的椅子上擦着满脸的汗珠。

马老帅本以为赔偿款很快会拿到手的,没想到这事一拖竟拖了五、六年,我从村中学到县高中又到省城读大学,直到我又被分在家门口教书,与马老帅成了同事,他应得的钱还一直没得到。

一天放学后,我看马老帅在批改作业,就很不甘心地问他,赔偿款这么长时间拿不到手,你为啥还不着急,不去讨要?他看了我一眼,凄楚地笑着,淡淡地说,去了,一开始人家说,正在凑钱;再后来,人家说生意赔了,自家也正闹饥荒呢;等再去的时候,人家改口了,说当初这事就怨我儿子,要不是他腿脚不利,车也不会撞上他。你说,都是乡邻乡亲的,为这事还能对簿公堂?

我听了,气得牙根发痒,给他出主意说,你明天就去要钱,他们要是再不给,你就发狠说,你们别把我逼急了,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要是还不中,你就重去公安局,让公安局替你要钱,伸张正义。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其实,那笔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要是真能要来,我就捐给咱学校,支助学生。

第二天下午,趁没人的时候我问马老帅,去了吗?他轻描淡写地说,去了,可人家比咱说的话还狠,说想咋地咋地,爱去哪告去哪告。我又问他,去公安局了吗?他说,去了,人家说时间太长了,帮咱问问吧,不一定会有结果。我真替马老帅感到窝囊,打抱不平,肺都气炸了。

当天晚上刮大风,村上那家暴发户停在村头麦场上的一辆货车连同一堆麦秸垛着火了,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夜空。

马老帅住在村头,第一个跑去救火,被烧成了重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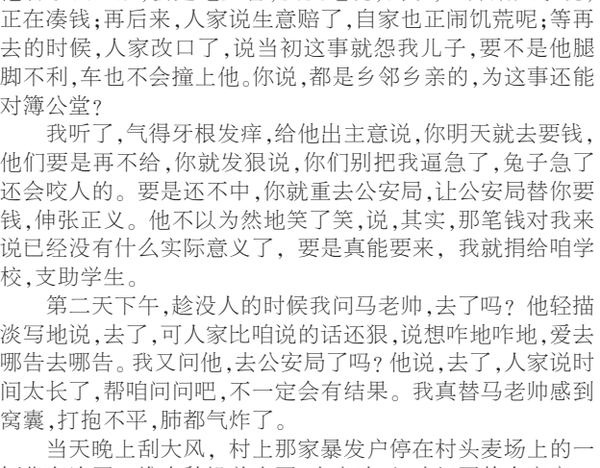
那户人家报了案,说是马老帅报复所为,不但不拿医药费,反过来还要追究马老帅的法律责任,让他赔经济损失。

马老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和颜悦色地对前来调查的公安人员说,我是教书育人的,不会干那事。

晚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又过来了,是特地来给马老帅送几年前就该得的10万块钱的。我看到,马老帅眼泪哗哗地,很激动,不停地说着谢谢。

三天后,马老帅不幸病逝。按照他的遗嘱,我用他刚得到的那些赔偿款帮他结清了医药费,并把剩余的钱都捐给了学校。

马老帅入土的第二天,我一个人悄悄来到了他的坟头。我把祭品摆上,席地而坐,涕泪滂沱地说,老帅,我本来是想替你出口恶气的,没想到那天晚上风大,麦秸垛把货车也燃着了,都是我害了你呀……



(本报资料图片)

祖母和她的家(油画) 钟华友 作

秋风凉母爱暖

□赵玉建

母亲去世已经七年了,我却一次也没梦到过她老人家。妻子似乎和母亲心有灵犀,不但经常梦到,而且对梦中情节历历在目,娓娓道来令我这个亲生儿子顿生惭愧。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她老人家坐在床上补衣服,油灯若明若暗,母亲不时用针拨一拨灯捻,她把补好的衣服给我穿上,自己却消失了。我恍然醒来,眼眶盈满泪水,母亲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浮现。

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一辈子相夫教子,勤劳节俭。要说母亲的最大特点。就是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三男三女,年龄差距不大,基本上是一个跟一个。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是部队的团级干部,时任河南省镇平县武装部长,每月工资141元,当时应该属于高收入阶层。母亲没有工作,这些收入分摊到全家8口人身上,不过区区十七八元。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凭证供应。先说吃的,父亲是军人,每月粮食标准45斤;母亲是市民,每月标准29斤;孩子们则依年龄大小标准不一。粮食基本够吃,副食品就差得远了。家里很少吃肉,除了逢年过节,平常一个月吃二三次肉就不错了。父亲工作忙,母亲有时会给父亲做点小锅饭,无非就是山西老家的常见面食,"溜尖""抿圪斗""猫耳朵""拉面"之类,大抵素菜居多。家里的剩饭基本上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包圆,甚至出现馊味的剩饭母亲照样吃掉。当年最稀缺的是食油,每人每月5两的标准执行了许多年,最紧张的时期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半。和现在截然不同,那时的人们割肉是越肥越好,肥的好炼油呀!母亲亦是如此,割回来的肉总要把肥膘剔出来熬成大油以弥补标准的不足。就是熬剩的油渣,母亲也不舍扔掉,剁巴剁巴和些萝卜、韭菜做包子馅,吃起来倒也别有风味。1967年我11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差点见了阎王爷。出院后虚弱不堪,母亲每天给我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补养身子。那时三弟才七八岁,闹着要吃,母亲虽然宠爱三弟,这时也会厉声呵止他。想想也可怜,哪差三弟这一嘴呀!由此可见当年日子的窘迫。我们家的男孩不大干家务,但我却有一项雷打不动的活计,那就是和煤和捡煤核。有时贪玩,捡得不干净,就要引来母亲喋喋不休的说教,什么"败家子","地主老财也要勤俭过日子"之类的话翻来覆去,听得人好不耐烦。

吃的省,穿的和用的也一样。每个月供应的布票,又要做衣服鞋袜又要做被褥铺盖,实在是捉襟见肘。那个年代商店里几乎没有卖成衣的,家家都是自己做。我家孩子多,衣服正好一茬儿接一茬儿轮着穿,老大穿过给老二,老二穿过给老三,一件衣服不穿个10年8年就完成不了历史使命。母亲想尽办法尽其所能让我们穿得体面一点,同院有个阿姨在县城的百货商店布匹柜台当营业员,一匹布卖到不够一尺时成为"布头",可以不用布票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布头"也是宝贝,基本上都被营业员们近水楼台给瓜分掉了。母亲从阿姨那里得到一些"布头",这些碎布料是无法做衣服的。母亲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熬上一盆糨糊,把碎布头一层一层粘起来晒干,做布鞋的鞋底。上世纪70年代之前,除了母亲做的布鞋和父亲发的解放鞋,我没穿过别的鞋子。记得"文革"前夕,武装部淘汰了一批旧兵役证,这种旧兵役证是纸质布面的,每家都分到了一些。母亲用大木盆灌满水,把粘得挺牢的兵役证泡在水里,然后揉搓清除纸质,得到课本大小的一块红布。虽然想尽办法,"兵役证"这3个字始终清晰可辨。母亲就把这许多小块红布拼接起来,做成床单,家属们纷纷效仿,一时间"兵役证"红床单成了武装部的独特一景。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心灵手巧,悟性极高,艰难的生活赋予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和丰富的创造力。那时家里连面缸也没有,母亲把废报纸捣碎溶解成纸浆,找一个瓷缸把纸浆糊在上面,晾干后就成为"纸缸",放面粉或其他东西,报纸是有铅毒的,可母亲不懂这些,物尽其用就是她老人家不可辩驳的理由。

1969年,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迁到焦作。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生活条件也在好转。可母亲节俭的习性深入骨髓,成为她难以改变的处世态度和生活原则。家中的"飞人"牌缝纫机是1964年买的,在母亲的精心保养下,使用40多年仍然锃光瓦亮,完好如初。母亲去世后被大哥作为遗物收藏。在母亲眼中,什么东西似乎都是有用的,她最看不惯我们大手大脚,乱丢乱扔。搬到干休所后,家里的碎木烂板积了一堆,母亲为使这堆废物得到有效利用,自己动手在院子里垒了一个烧柴的土灶,烟熏火燎地又是蒸馍又是烙饼,乐此不疲。我有时回家嫌这个土灶太扎眼,口口声声要扒了它,母亲"败家子"之类的责骂就像冰雹一样砸过来,我只好屏声敛气一溜了之。

2005年母亲驾鹤西游,干休所也拆了平房,盖起了带电梯的高楼,水电煤气设施齐全,可惜母亲没受用一天。这些年,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装修越来越豪华。大鱼大肉已经吃腻,许多人在为身体肥胖营养过剩发愁。昔日的自行车大国早已变成汽车大国,速度反而比自行车还要慢。物质财富的爆炸式增长使我们抛弃了节俭的美德,过度的消费不但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更造成了精神的贫困。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渐行渐远,更有可能在下一代人身上荡然无存。

当代人生活在一个悖论中,中国的先贤们教诲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可西方的大哲孟德斯鸠却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饿死"。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满足人们无休止的欲望。节约应该是资本家们最不喜欢的词儿,都不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其实是过剩危机,人类这样的发展方式合不合理,上帝也难以决断。节俭一生的母亲在天国看到她的儿女们在对立的两种观念中无所适从,恐怕也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给娘暖脚

□侯拥华

娘老了,病了。病了的娘整宿整宿咳嗽。娘咳得很厉害,她咳起来声大如雷气壮山河,咳得家犬不宁四邻不安,连房子都跟着一颤一颤的。有一次,夜里,娘还吓跑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贼。娘瞟见他,边咳边说,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别……客气……最好……把……我的命……也拿去……我这老太婆……就不用再遭罪了。那贼听了娘的话一缩脖子就不见了。

每次娘咳起来柱子就会蹙起眉头,娘这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娘是什么时候病的,娘不清楚,柱子也不清楚。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还是一年前两年前,或者四年前五年前。不清楚。柱子只知道娘病了,病了很久,且一到晚上就止不住地咳。

为给娘看病,柱子弄来一堆草药。天一麻麻亮,就爬起来给娘熬。那些采来或者买来,甚至是赊来的,白的,黄的,黑的,紫的,柴木棒状,块状以及粉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草药,顺着柱子抖开的纸包角缓缓滑进药锅里。盛了药,添瓢水,再拾起一把柴火投进炉里,就开始熬药了。不一会儿,锅口就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气泡。很快屋子里就烟雾缭绕弥漫着呛人的中药味。

娘的药一日三顿,每到晚上给娘喝药时柱子就会说,娘,你别担心,再喝这一碗你的病就好了。娘没听见,娘正在拼命地咳嗽,她一手撑着床,腾出另一只手用来捂住胸口,生怕把心和肺一不小心给颠出来似的。每次咳嗽完娘的脸就红扑扑的,像喝了小酒,煞是好看。娘咳一阵子然后歇息一阵子,中间的时候,娘就用这难得的大好时机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娘也会给柱子说说话,可话说的断断续续,总被突如其来的咳嗽声打断。后来,娘干脆就不和柱子说话了。

娘的病怪得很,夜幕一拉下来病就来了,等到夜幕退去,天光放亮,娘的病就好了。天亮了,咳了一夜的娘累了,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这个时候的娘就不咳了,红扑扑的脸,粉粉的腮,娘像一个刚刚出生躺在大人怀里的婴儿,甜甜地睡去。

柱子不愿打搅娘的美梦。但有时柱子会走上前给娘理顺纷乱的鬓发,然后轻声唤娘,柱子说,娘,天亮了你起来吃口饭吧。娘不理他,娘睡得正香还打着呼噜呢。睡着的娘也会翻身,一翻身,她身下的木床就咯吱咯吱地响,像在受一场无法忍受的酷刑。那是一张比娘岁数还要大的物件,祖爷爷传给爷爷,然后传给了爹。爹死得早,柱子8岁那年爹就病死了。守寡的娘拉扯着柱子生活,一晃30多年过去了。

深冬的夜晚特别冷。夜深了,柱子去看娘,发现娘第一次在夜晚有了睡意。她合上眼,连咳嗽都止住了。柱子决定趁娘睡着的时候出去给娘再抓一些草药。虽然那些草药很贵很贵,但娘需要,虽然那些草药治不了娘的病,可能暂时拖住娘的命。要是没那些草药,娘早就走了。后半夜柱子裹挟着一阵冷风推开屋门。门吱呀一声脆响,把娘惊醒了。一进屋,就听见娘在叫他。

娘说,柱子呀,就别再弄那些草药了。再吃,娘的病也好不了。柱子咧嘴一笑,说,娘,你放心,再吃几服,你的病真的就好了。现在,你不就不咳了吗?

娘说,不吃了不吃了。省着给你娶媳妇吧。你也不小了。

柱子说,娘,不急。等你病好了就娶。

娘说,柱子呀,我白天的时候梦见你爹了。你爹说他想我了,叫我过去陪他。柱子一听就流泪了。

娘说,柱子呀,娘今个儿咋觉得冷呢?冷得我直哆嗦。我的脚咋像戳进了冰窟窿里。

柱子说,娘,你别怕。我给你暖暖脚吧。

后来柱子就坐在娘的床边,掀开娘的被角,揭开自己的棉衣,抓住娘的小脚,慢慢塞进自己的怀里。一塞进去柱子才发现娘的那双小脚可真小真瘦,一点肉都没有,还凉得要命。柱子捂在怀里就像怀里戳着两根干柴棍子。握着娘的脚,柱子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天冷的时候,娘也这样给自己暖脚。柱子把肥嘟嘟的小脚丫探进娘怀里,紧贴着娘的肉,有时放在娘白皙柔软的肚皮上,有时会蹬着娘鼓囊囊肉呼呼挺拔的胸脯。有一次,柱子有意把脚探到娘的胳肢窝挠娘的痒痒,娘就咯咯地笑。

想着想着柱子就靠着床头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柱子实在太累了,可梦中的他还忙碌不停。梦中他劈柴或者下地,做饭或者洗衣,清扫或者挑水,买药或者熬药,唱歌或者哭泣,欢笑或者发呆……忙碌中,柱子和娘住的那间屋子里永远会有一服草药在火炉上熬着。药锅在炉上冒着气泡,咕嘟,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唱着快乐或悲伤的歌。药熬好了,倒出来,凉好,柱子把药端到娘床头,把娘唤起来,一口一口吹去碗口的热气,再尝一口,然后才一勺一勺把药送到娘的嘴边。娘张开嘴咻溜咻溜地吸,两腮塌出深不见底的坑。后来柱子还梦见了爹,弯腰驼背瘦骨嶙峋的爹。爹眉宇间还有几丝英俊的气息尚存。那时娘鲜嫩得如一截洗净的白藕,柱子还是一个穿开裆裤四处乱跑的娃……

娘在后半夜醒来。醒来后,娘没叫柱子。娘知道柱子太累了需要休息。娘只是从柱子怀里慢慢抽去干瘦的双脚,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把柱子的双腿搬上床来。娘脱去柱子脚上的鞋和袜子,还轻轻掸去上面的尘土。后来,娘睁开蒙眬的眼睛,用那双枯瘦的手反复摩挲着柱子的大脚,像在把玩一件世间珍品。看够了,才把它放进被窝,裹进自己怀里。

那个晚上不再响起娘悲伤的叹息和无休无止的咳嗽声。夜晚第一次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呈现出它安逸宁静祥和美好的一面。

天亮了。柱子在一束阳光中慢慢醒来。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正躺在温热的床上。床上散发着温暖腐朽的气息。那时候的柱子双腿裹在被窝里,双脚被娘紧紧抱在怀里,一双大脚热乎乎的,正冒着丝丝热气。可娘的身体却已经僵硬冰凉。